

泌園集

八



泌園集卷二十六

明烏程董份著

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贈右都督陸公祠堂記

介菴陸公既卒其子都督公構公祠堂成來請記予曰古者公卿大夫身有功德顯名爵于後者其子孫祀之爲世世不毀之廟或子孫名爵之顯追其先人以本功德所自者亦得以立廟今制廟不得立而祠堂者實廟之遺意也予聞陸氏自唐開成以來吳越間號稱鉅宗及其支徙平湖自明興鮮有顯者至公始從獻皇帝于藩扈今上纂統起家掌錦衣衛事授都督僉事又以子貴贈右都督平湖之陸顯自公始方上銳精圖治一時

百司靡當其意者獨公與二三輔弼之臣雅見信納詔獄務分別其原雖上所震怒反讞卒持其請犯雷霆而保全者不可勝數昔于公爲一縣尉其所活者有限而自許高大其門至封侯累世于氏爲漢世家今公所持皆天下大獄所株連縉紳而關國體者也公之大節如此固卓然開陸氏宗矣其平生謹醇躬行孝弟終始精白遺範餘度施之家者皆足以教後世而子都督能奉其教茂忠崇德以擴大前業受隆眷而列峻班陸氏功名益顯公之貽也然則公宜世世得祀而都督追本所自特祠以祀公實宜祠堂在今承天府某地或言公本生浙而祠在楚何也都督曰嗟乎先公之志也始先公

藩府儀衛之一隸臣也遭值獻皇帝知遇服在左右者三十餘年未嘗有一日譴訶之過寵注深渥獨踰等倫因緣舊恩遂得進用雖今上拔擢之明實秋毫皆先帝之賜也當夫鼎湖攀髯先公恨不卽死以報今其驅策甫効得下從九京足矣夫精衛填海而不息烈士結草而不變言其性之不可移而心之不易化也先公雖歿使其有知豈以一日而忘顯陵之側乎故卽其地而建祠焉彼山川之勝昔之所嘗託乘而游也宮闕之壯昔之所嘗扣闥而謁也土風謠俗之美昔之所嘗憑軾而問也仰藉寵靈生死如一妥神而佑享先公之志畢矣于是識者皆曰休哉夫死不忘君者謂之純忠善成父

志者謂之大孝斯祠之建而忠孝之節備焉不可以不
書也抑予嘗從駕承天見其父老語及獻皇帝豐芑之
仁往往慕思感歎于田野隴畝之上至有泣下欷歔者
此其于當時左右之臣可知也公勤勞猶久尤有德于
其人此其望公之祠徘徊咨嗟而不忍去者又可知也
予聞朱邑之于桐鄉叔子之于襄峴其人尸祝祠守悲
哀歷世而不已承天在江漢之間峴所近也儻亦有聞
昔人墮淚之事而作者乎公豈但爲陸氏不毀之廟也
與哉予辱交公父子故備著祠之本末而并載都督之
言以告于後且欲附于峴首之義云祠堂凡若干楹成
于某月日

御史大夫左司馬嵒翁張公定浙變記

初浙之有兵變也按部使者以聞因請重臣鎮之而朝議以右司馬張公者自爲令有應變才名重天下及四爲填撫而定皖難定上谷虜難彰彰著大功名益重卽欲坐鎮非張公不可乃以右司馬兼中丞督撫浙云浙故無兵有兵自總督胡公始方嘉靖間倭剽掠甚暴而胡公盡括浙中儲以禦倭因募甌婺間兵若奉驕子厚其月餉恤其家時時數校閱多設金帛屠牛羊豕賞勞一閱費數百千而兵亦自恃能抗倭漿酒藿肉好氣爲雄豪多恣胡公故闊大輕揮金略文法頗縱舍當是時倭急其勢然也而胡公亦以此成禦倭功及旣久倭不

來兵無事而浙中儲已括盡乏軍興繼者不得不節縮
月餉益減校閱亦益希賞益薄夫其始汰而末簡微也
兵皆有怏怏心會執政益務節省名多刻核言者承指
復議減浙餉部既覆矣而中丞吳公性節廉多畏愼悉
如部覆行兵怏怏益甚又見浙無他兵而九營者其七
防汛二居守皆藉其力因自懇執羈的効扞衛積有勞
而餉益減不聊生遂從汎甬東而營中譟吳公曰是有
言者覆者已著令吾知奉詔旨行事耳豈吾得專數諭
之而譟不已遂治其甚者以軍法兵益恨之而執政行
錢法益峻餉既減又雜錢而市中錢不行食益不給而
馬文英吳廷用二酋者兵之尤桀黠者也遂畫謀率眾

首難乃先詣按部使者愬而按部兩公皆豁達知人情
閱其食不給慰拊之因力言吳公吳亦悟示以明日集
所司議矣而兵旣聚洶洶不能卽還復詣治餉僉事愬
治餉厲聲罵眾益激而二酋攘臂前欲摔治餉治餉亟
辟匿眾無所發怒而二酋謂眾曰業已搆不可解矣遂
皆至幕府譟而轅門閉乃斬門入廨發其橐意有重貨
而盡發無有也因躡尋吳公擁至營所以犯吳者不可
勝道復詭責吳腴削私橐勒手狀而以官帑金二千讐
之其時天久陰晦冥乾坤幾易置矣以是浙中人日夜
望張公來定變而張公夕受命朝辭闕以單車疾馳數
千里過嘉禾而謀以民變告矣二變交作兇逆參會人

錯愕而公不顧叱其馭曰驅之復疾馳數十百里至浙
入幕府入則車未及解驂餐未及下咽而民擁二千餘
當幕府前譟矣公命大開轅門屏騶從單車出當衢旁
無一人輿隸皆股慄公獨正色諭毋反且問所以譟者
何而丁仕卿者尤民之最桀黠首難者也相率言吏擣
虔不公踐更有私不法愬上官見抑不平公乃笑曰是
特易耳何至以細故取族罪乃下檄悉如愬責吏除之
檄已因遣散去民不意公初至挺身出不敢動因皆陽
散去而民先一日燔緡紳家攜金錢得利又見兵變有
利無害以爲官莫奈我何也夕益聚各據諸巷以所奪
諸絳襦裙折竿爲旗矯令令每家縣一燈十家插一旗

巷如白日而一燔諸大姓擄金錢一多燒掇焚杆火光
赤天震呼動地公乃密召遊擊徐景星曰民果反矣顧
今無見兵而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
往說之宜動動卽與來徐知兵善辭說一緩頰得要領
且宣布公威德無貳兵果動而是時七營兵已出汛獨
兩營與二酋在因悉來公乃召其伍長曰前幕府誠過
欲汝捐軀而食不給又軍法治汝非盡汝罪也然汝亦
甚矣今有可以轉逆爲順易禍爲福者于汝何如夫汝
眾皆鷹揚甲士而亂民烏合取之如几上肉耳汝能自
効否皆叩頭曰願盡力又召二酋諦視曰昔首難而自
縛以獻者非汝耶曰死罪有之公笑曰誠壯士然古壯

士死義耳昔自縛爲逆鬼而今自効爲忠魂二者不可同語矣且汝知不免而不知立功知重負而不知贖罪何不智也以鷹揚士而不能取烏合民何無勇也卽智且用是轉逆爲順易禍爲福在須臾時矣二酋復叩首曰願盡出力以諭眾眾皆叩首曰願盡力于是以徐遊擊所將爲中軍以兩營爲左右翼連三戰三捷遂于民所燔擄處擒百五十人而以丁仕卿韓謹等渠魁五十人奉勅便宜誅之而其餘或末減或釋有差厘三日而事定公乃曰亂民當誅良民當撫乃亟改踐更役罷間架稅間架稅者天下所無而會城所獨有者也因疏亟罷之而會城人懽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

益問諸郡疾苦而小者立斷大者疏聞曠然與更始諸
郡人亦歡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而公以
民心既定軍志當安安之必自月餉始月餉者前如胡
公則太浮後如吳公則太減乃損胡公十之五哀吳公
三之一而酌其中焉兵足食矣乃錄平亂功而二酋得
冠服諸營得賞賚兵知信矣乃開顏以接之虛懷以待
之眞實不欺表裏靡間兵無疑矣而公獨念名分者國
冢之大體綱常者天地之大經故君臣無將上下無越
越者將之漸也漸不可長微不可忽故權宜者一時之
術而法紀者萬世之防當其變則權或可行及其終則
法所當正是以脅從或罔治而渠魁必先決然公又念

假以他事而密決之則法不當其情無以服反仄待其
汎地而分決之則刑不與眾共無以示大公故復召徐
遊擊徧示各營以幕府雖尙寬而天子必無赦然誅一
以警百者天子之法而借一以安百者幕府之仁誠各
營皆送一渠魁則五千人安矣于是日而得七渠魁
皆反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而二酋者旣陷諸營于大
惡又歛諸營之鉅財稔惡不悛眾憤所積宥不可再得
倖不可屢徼諸營棄出之亦仄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
而諸營以有罪旣得無辜益安皆懼呼感曰公天人也
吾屬自是有生矣然予聞公始受命也有勸公請調兵
者公弗應有欲以兵助公者公亦弗應而遂單車至浙

又單車出臨衢斯亦岌岌哉而竟能轉瞬不旋踵成是
功也使非成算定于中斯豈以身試者哉及其以一身
居五千人之上可謂虎穴嚮使舉事一不當可勝道哉
而戮者無怨存者騰懽斯所謂抗其背扼其喉卒取虎
子以出者哉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至其正名分定綱常光明磊落益不可及矣史董
氏曰始張公成浙功而予浙人也以父母之邦親所聞
睹而蔑賢公卿之勲業弗錄心慙焉遂稍次爲記而會
天子眷寵轉公左司馬晉御史大夫召還將得代移幕
府湖郡而湖守熊侯舊爲公屬欲公功名垂永久與其
倅來乞予言贈公予遂以所記著者授之云

張君東墅記

潯地小人眾民稠居而櫛比無閒曠之隙曠特在四野其東倚大道有廣原莓田益東頗有林澤之饒歲時好事者每多東游而予家潯東也曩予甚困時時行林澤間道誦其書罷卽時與客取飲醉臥歌呼與游者相應樂也已而感歎坐中歛歔莫知其所爲者然好數往率以是爲常其後仕宦京師陸沈金馬間多默不自得每思潯林澤之可游者積一數年乃得請告歸而居潯好事者益駕艇設樓旆多從鼓鐘笙歌招邀載酒爲樂慷慨道故歷歷曩時事而諸公雅游輒授簡爲文辭賦詩雍容甚盛當是時張君在坐予私觀其有翩翩之思焉

會予告滿復治裝道由潯東訢北入都駐蓋俯仰林澤
久之與客別而去其後予入都而病每念未嘗不在潯
東所歌遊處也其悔之甚嘗與客言人強其性則怫而
病滋辟之筍魚斂鳥雖日飾以芬餌饗以珍粒不如縱
之湛淵任以林蔚也且旣不可同日語矣乃者暫游淵
而適蔚又復內之筍斂其情可勝道哉良久予病不已
徐子者好方多奇素與予甚善乃從潯暑赤日中走數
千里入都視予病病方差因從容曰楚人有云人之思
故在其病予越人也其聲之越久矣今潯東諸林澤處
何如諸游者今無恙否徐子爲備道其處因言張君者
最喜客慕游數爲樂潯之東其自稱東墅也予蹶而歎

曰嗟乎夫潯予有終焉之志向者將樂而忘老顧不早
自定驅馳於塵埃車馬之間使張君得藉而有之誠不
能無少望也予聞張君厭纖嗇好閒雅曩之所見其翩
翩者不誣也夫人旣已委質于朝此于魚鳥之性宜不
自遂已張君方年少不爲祿宦卽極其所往比之濯波
清冷而負風寥廓也則東墅且屬之張君明矣徐子曰
予行急張君則有言曰夫人所居不同其事亦異棲林
託泉媚一丘壑以自榮者偏方之士也贊廟堂佐區宇
攬四海以爲度者達觀之情也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任職他日得究其度使丘壑者有所庇而安焉不亦
偉與而顧爭勤于田墅之間左矣徐子因挾一卷請所